

政大遷校記 (三)

劉昌博

遠景美麗現實殘酷

杭師和杭初的師生，藉開學在即的理由，張貼標語要「趕」我們走。當時國共和談尚無結果，共匪聲勢咄咄逼人，有隨時渡江南侵的可能；我們當然不能回南京。那又得遷校了，往那裏遷？確是一個問題！

爲了遷校問題，校方幾經考慮，擬有一個應變的計劃。如果，國共和談破裂，學校打算遷往福州。據說在靠近福州的閩江口上有一個小島，島上現有可容一千多人的房舍；願校長已打電話請福州有關單位給我們保留下來。

我和有一部份同學聞訊，心中很是高興，總有一處容身之地呀！何況閩江口和台灣僅有一海之隔，遷往「美麗寶島」的希望也就大爲增加。

遠景雖然美麗，可是，現實是殘酷的！

大約是二月下旬吧！杭師和杭初相繼開學，尤其是杭初在註冊那天，即來了大批學生要住進宿舍。因此，杭初一再貼出通告趕我們走。最難容忍的，是杭城的一兩家言論左傾的報紙，硬說政大學生強佔杭初和杭師的校舍，要賴不撤，影響兩校學生的學業。

當時，我們心中都有數，知道有「潛在的敵

人」在暗中搗鬼。因爲，由共匪養的職業學生，皆以浙江的某一知名學府作大本營，是那個時期發動全國「學潮」的司令台。杭初和杭師兩校師生，近朱者赤，誤入歧途後，視政大學生如眼中釘，當然要逼使我們出盡「洋相」而後快。他們最厲害的一招，居然向浙江省教廳請願，硬指我們強佔校舍，賴不遷走。

住省訓團偷淌眼淚

我們「旅行杭州」是客人，強龍不鬥地頭蛇。於是，在未找到搬遷的房舍前，先來一個折衷辦法！即我們盡量擠住一起，把寢室騰出來還給他們。致我住的寢室又搬進二十多人，擠得像塞滿沙丁魚的罐頭。

但是，對方旨在要我們出洋相，並不以我們的折衷辦法爲滿足；他們趕我們走的標語，已由譏諷改成了不留情面的謾罵。

學校當局也知道我們這些年輕人，血氣方剛，在此苦難的日子，一肚子蓄滿怨氣，每個人都彷彿一座火藥庫，容忍是有限度的。倘再不設法遷走的話，遲早會爆發衝突；甚而要釀成流血的悲劇。

我清楚的記得，是二月廿六日，星期六，我

們真正開始了流亡學生的生活。

我們悲憤地遷出了杭初和杭師的宿舍，五百多師生分批搬到三個地方借住。這三個地方是：浙江省訓團、民教館及警備部。我們四年級二百五十餘人住省訓團，只有三間宿舍。我住的宿舍，面積只有四丈長、三丈寬，擠了七十多人，連二舖塞得爆滿，中間通道僅容一人通行，如體型稍爲肥胖一些，就週轉不靈了。

我住在最裏面靠牆壁的上舖，進出時須從人家鋪位上爬過；晚上小便情急之際，尤其深感不便。兼之，空氣不流通，怪味百出；午夜時分常被同學們的惡夢噁聲驚醒，輾轉反側，展念前途茫茫，有家難歸，有國難投？不知偷偷地淌下幾多熱淚！

寫好論文保證畢業

陳教務長石季先生，於我們搬離杭初和杭師的第二天來到杭城；他和大夥兒晚飯後，即在餐廳內對同學們講話。他首先聲明：此次來杭城不代表任何人，純以教務長的身份而來，所以只談與教務有關的事情。當然我們處境窘迫的生活問題，他是不願管的。因爲，隨校來杭的同學以四年級最多，佔一半以上；陳教務長的談話就以四

年級同學為主體。

這位一派斯文，舉止儒雅，面貌清瘦的學者型教務長，講話的聲音細小，不豎起耳朵聽不清楚。不過有兩句話大家聽得最清楚，他說：

「……你們四年級同學不要就心學業問題，只要你們按時交讀書報告及畢業論文，不但我保證你們都可畢業，而且還可提前畢業……。」

「當時，飯廳內掀起了短暫的掌聲，在苦難的日子，掌聲是多麼的珍貴哩！」

我是政大政治系學生，畢業論文的題目必須於「政治」二字能粘上邊。說來慚愧，在三年多的大學生活裏，我是爲了應付考試才看政治方面的書籍，其餘時間看的都是些文學書籍；不管是舊文學的詩詞歌賦，新文學的新詩、散文、小說，抱定開卷有益的宗旨，濫讀一通。把應該下苦功研究的政治方面學科全忽略了，甚而把有些與「搞政治」有關的參考書也沒有讀過一本，像當時風行一時，洛陽紙貴的「厚黑學」，雖是我的老鄉李宗吾所著，也歷根兒沒看過。由於，對政治學未讀通，自然難望今生在這方面有所發展。

國立藝專左仔胡鬧

爲了寫畢業論文，幾經思量，決定寫一個較現實的題目：「論中國的革命問題」。這是一個大問題，也是中國近數十年來動亂不已的根源，此一問題得不到合理的解決，炎黃子孫苦難的日子多着呢！我當時正是在各種「革命」口號下的受害者之一。

我打算在未離開學校前，就將畢業論文寫好，俾便捧着一張臨時畢業文憑回家，才好向老爸交代。

可是，事與願違，在省訓團狹小而擁擠的宿舍裏，既無空間，更無書桌和椅凳，怎能看書寫字。何況，學校的圖書又沒運來，找不到參考資料，巧婦難爲無米之炊；寫論文總不能像寫詩歌小說，但憑一時靈感無中生有，隨意編造？

我有一位初中同學袁輝，他當時就讀國立杭州藝專，研習國畫，常穿一襲長袍，寬袖闊擺，安步慢行，狀至瀟灑。他爲人熱忱，帶我到位在西湖孤山的浙江省立圖書館借參考書，結果很使我失望，要借的書一本也沒有，倒是「官場現形記」、「聊齋誌異」、「儒林外史」、「二十年目睹之怪現象」、「厚黑學」……這類書不少。最多的書籍，首推描敘風花雪月的言情小說。

原來該館的圖書分藏在三個地方，以國立浙江大學最豐，孤山和杭城中正街兩所圖書館只分藏了一小部份。不得已，到藝專圖書館用袁同學的名義，借得幾本文學方面書籍來排遣時間。

國立藝專位在西湖孤山，靠近湖心亭，是全國風景最美的學府。我在校區內，看到許多左派份子所寫的「大字報」，正在發起一個杞人憂天似的捐募食米運動，有意製造緊張和恐怖氣氛。那一小撮的「左仔」認爲：杭州終有一天會被圍困，必須事先儲備糧食，才不至挨餓，堅信是在推行「反饑餓」的神聖號召。

人體寫生大飽眼福

可是，我那位袁同學對此一胡鬧行爲，卻嗤之以鼻。他說：藝專同學平常醉心藝術，不過問政治，但絕大多數是反共的，所以左派份子不敢公開露面，只偷偷摸摸地貼幾張「大字報」。

「爲什麼？」我想了解究竟。

「拿我來說吧！」袁輝揮動着寬袖子說：「我反共的觀點是直覺的，從美學的角度來反共。我們的總統，蔣公像貌堂堂，兩目炯炯有光，無論從任何角度看起來，都是當元首的模樣。反觀共匪的頭目毛澤東，痴肥的胖臉，頭上幾撮亂髮，不管用水彩畫筆或鉛筆描摹，線條和構圖造型，都是亂臣賊子的嘴臉，望之不似人君。」

原來，藝專多數同學反共的原因，單純極了，是從美學觀點出發；講出來的道理是那麼的天真而可愛，兼具靈性之美，彷彿西子湖的景色一般。

「你看過人體寫生沒有？」他問我。

「什麼？」我有些茫然。

「人體寫生就是畫模特兒，他睨了我一眼說：『我們藝專的幾位女性模特兒線條優美，在杭州是有名的。因爲這原故，我特別選修人體寫生，今晚我帶你去旁聽，不！去旁看好不好？』」

在樓外樓吃盤炒麵

這種可飽眼福的機會，千載難逢，我心裡是一百二十個願意。可是，我們選杭師生現雖分住三地，但每餐吃飯仍在杭師；從孤山回杭師吃晚飯，來回路遠而費時。於是，袁輝堅持要請我吃晚餐，我只得恭敬不如從命。

西湖著名的餐館名叫「樓外樓」，位在孤山

下的湖畔，它的命名是取自前人詩句：「山外青山樓外樓，西湖歌舞幾時休，暖風薰得遊人醉，且把杭州當汴州」。這原是諷諷南宋君臣耽於逸樂的史詩；但將「樓外樓」三字拿來做餐館名字，倒也典雅，且與杭州的景色十分切合。

我們在二樓找一張方桌坐下，但見靠近湖邊窗口處有一張方桌，很多人爭着要訂坐，甚而有人爭得面紅脖子粗，要打架一般的兇勁。我們問明服務生後，才得知當時正宣布暫行引退的先總統蔣公，曾坐在那張桌子吃過一次炒麵；所以大家想沾他老人家的光，以能坐那張桌子吃炒麵為榮。

餐館老闆會動腦筋，將先總統蔣公用過的筷子、盤子、湯碗和湯匙，陳列在一個窗櫺裏，任人觀賞。先總統坐過的長條凳和方桌子，以恭楷刻有一行字：「總統蔣公中正，曾於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元月二十一日下午六時在此用膳。」當時他老人家已引退，而民間的一般老百姓依然如此尊敬他。

袁輝和我等了很久，才輪到坐那張桌子吃了一盤鱈魚炒麵，是我一生吃得最神氣，最愜意的一次。可是，我們只吃了五分鐘，後面等候的人就催我們走。因為，我們只吃兩盤炒麵，怎好意思久坐。

做鑑賞家惹人哄笑

袁輝帶我到他宿舍，給我換下政大的棉製校服，改穿一件舊西裝，胸前戴上一枚借來的藝專校徽，冒充藝專學生混進教室學習人體寫生。教室的窗戶開得特別高，外面的人是無法窺視裏面

的奧秘。

那晚有兩位模特兒出現，她們年約十八、九歲，在柔和的燈下裸露時，無論容貌、身材、肌膚，以及三圍的曲線，都是上乘之選，洵屬上帝精心而又偏心的傑作。我發覺杭州姑娘穿了衣服固美，不穿衣服時更美。

那位人體寫生教授，真够忙，一面改正模特兒的表情和姿態，一面指導三、四十位學生作畫；他似乎忽略了兩位模特兒是活色生香的美人兒。我拿了作「道具」用的畫筆和畫板，只是聚精會神的欣賞她們的美姿，一筆也畫不下去。

不知何時，那位教授突然站在我身旁，他見我在仔細觀賞，一筆也未畫下。他瞄了一下我的校徽，知我是新來的學生，帶着揶揄的口吻說：

「你的觀察倒仔細，但不要一味欣賞人體美，而忘記了寫生啊！這樣只能做一個鑑賞家，不能做一個畫家。」他的話惹得好些人哄笑起來，我覺得臉上好燒好燙。

不久，杭城警備部派出大批憲警，嚴禁軍人和學生無票進入娛樂場所；我們從此無法享受免費看電影的特權。但，我是不在乎這一點；因為，我每星期已熱衷於到藝專去學習「人體寫生」成了一名不遲到早退的冒充好學生。

請問校長遷往何處

杭師只有一個大餐廳，為使彼此用餐時間不衝突；我們改動了用餐時間，早餐八時，午餐十一時，晚餐下午六時。早餐太晚，午餐又太早，剛吃罷早餐來不及消化，又要吃午餐。但，吃了午餐後，需等七小時才能吃晚餐，實在難受。像

這樣飽一頓，餓一頓的日子，真不是滋味。兼之，杭城已無免費電影可看，宿舍太擠，無書可讀，伙食糟透；於是，有一部份不能吃苦的同學，就三、五成羣回南京校本部去了。籍隸江南各省的同學，多數自動休學回家，或回到家鄉的大學借讀。籍隸江北和西南各省的同學，無法回家，註定要跟着學校遷徙。

我們四年級畢業同學於三月八日召開一次各系代表會，我是代表之一，會中大家慷慨陳詞，聲淚俱下的發言，決議六點，請願校長給我們解決：

1. 請求學校早發旅費，以便離校者好回家，不回家的，請學校找工作。
2. 我們夏季制服兩套的錢，合併起來作一套比較好的制服，便於找工作時穿用。
3. 畢業紀念冊不印，只印通訊錄及發一枚紀念章即可。
4. 讀書報告請准予不交，畢業論文請准予緩交。
5. 代表會只代表在杭城的畢業同學。
6. 由代表會分別登記畢業同學的籍貫和去留事項。

由於，當時國共和談未有進展，謠傳有破裂之虞，共軍有竄竄渡江南下之勢，杭城自非安全地帶；何況寄人籬下，「主人」們又三番兩次下逐客令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最後大家一致臨時動議決定：請校長顧毓琇博士來杭城給我們說明學校今後的動向問題。換言之，即今後我們何去何從？學校到底遷不遷校？往那裏遷？（未完待續）